



# 姚雪垠文集

《李自成》第九卷



兵败山海关

9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文  
集

9



# 姚雪垠文集

9

《李自成》第九卷 兵败山海关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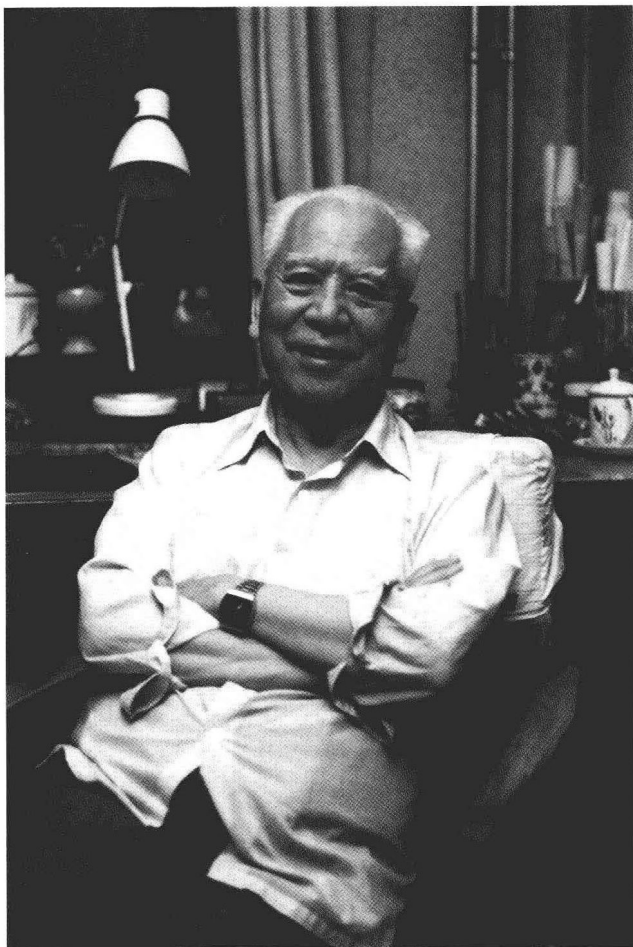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姚雪垠文集.第9卷/姚雪垠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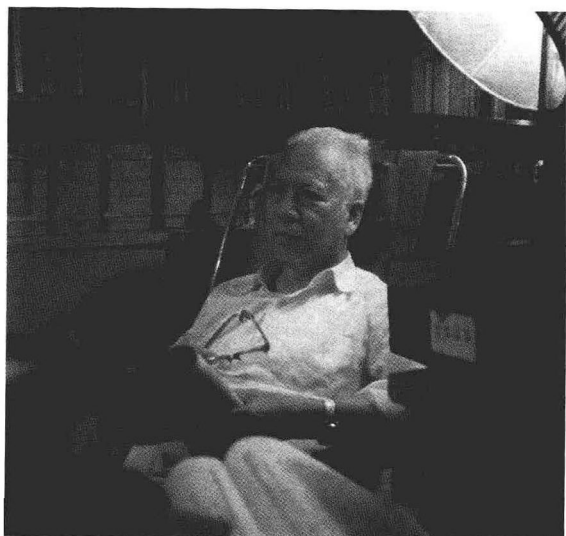
ISBN 978-7-02-008126-4

I. ①姚… II. ①姚… III. ①姚雪垠(1910~1999)  
—文集②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17.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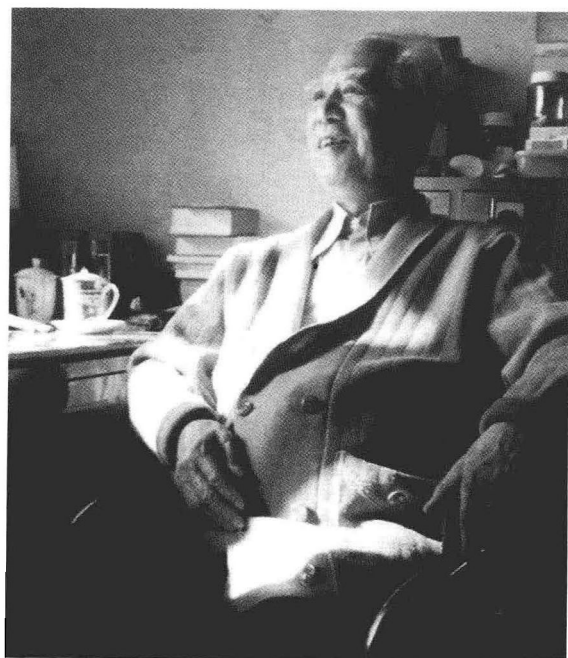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092305号



在书房（20世纪90年代初）



夜读。(1982)



在无止境斋。(1988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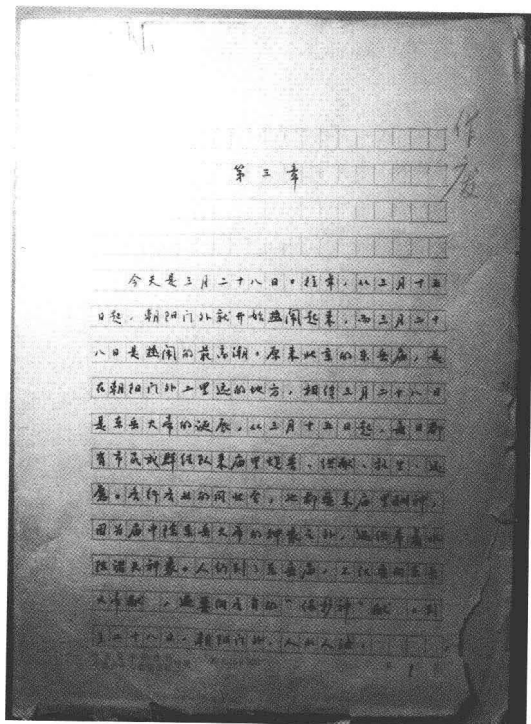
在写作。每天凌晨三时即起写作，每日工作十小时以上，没有星期天，没有节假日，数十年如一日。



为电视连续剧《巾幗悲歌》题写片名。(1986)



《李自成》第四、五卷手稿。



作废的数万字口述录音整理稿。



## 本卷内容提要

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，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。李自成进入北京后，政权上层忙于筹备登极和拷掠追赃，下层军士纪律败坏，于是谣言四起，大顺很快失去人心。吴三桂也拒绝了李自成的劝降，准备向清方“借兵”；而掌握清国实权的多尔袞早就虎视眈眈关注着关内局势，准备再次率兵入塞。

陶醉在胜利中的李自成猛然意识到形势的严峻。多年来养成的以战争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使他决定推迟登极，亲率并无优势的军队征讨吴三桂。就在出发前夜，由他亲自赐婚的费珍珠于洞房花烛之夜刺杀了他的爱将罗虎……

四月，多尔袞将皇太极的长子豪格废为庶人，自身由辅政王改称摄政王后，怀着争夺中国的勃勃野心，立即亲率大军南征，途中接到吴三桂“借兵”的来书，果断地改变路线，直奔山海关。吴三桂在两面夹击的情势下，不得不投靠清方。

四月二十日，李自成亲率六万人马抵达山海卫西郊的石河西岸。二十一日，大顺军与吴三桂的关宁兵初次接战，取得小胜。二十二日，两军再度交锋，激战方酣，清兵铁骑突然冲出，大顺军英勇拼搏，死伤惨重，双喜等重要将领在战斗中壮烈牺牲。李自成率败兵退回北京，匆匆登极，随即仓惶撤离。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招降失败(第一——二章) .....     | (1)   |
| 决计东征(第三——七章) .....     | (52)  |
| 多尔衮时代的开始(第八——九章) ..... | (198) |
| 兵败山海关(第十——十五章) .....   | (255) |

# 招降失败

## 第一章

从三月十六日到三月十九日，吴三桂的人马和从宁远撤退的百姓陆续进关。临榆县城，只是一个军事要塞，进关的百姓不能在弹丸小城停留，必须穿城而过，在山海关内一二个县境中暂时安顿。这些进关的百姓有些是将领的家属，比较能够得到好的照顾；有些是一般的穷人百姓，无衣无食，加上天气凛冽，苦不堪言。他们个个愁眉不展，想着自己抛别家园，抛别祖宗坟地，抛别许多财产，来到这无亲无故的地方，一切困难都不好解决，不免口出怨言。表面上是抱怨朝廷，心里边是抱怨他吴三桂。

这一切情况，吴三桂都看在眼里，听在耳中，压在心头。他也感到前途茫茫。当人马经过欢喜岭时，有幕僚告诉他：从宁远来的百姓都站在岭上回头张望，许多人都哭了，说这不该叫欢喜岭，应该叫做伤心岭。

吴三桂是十六日到过山海关，十九日到了永平府。因为有皇上的手诏，催他火速赴京勤王，所以他在山海关只停了半个白天和一个夜晚，将一些事情部署就绪，十七日一早就率领三万步兵和骑兵，向北京前去。虽然他一再命令手下的文武官员对进关百姓要好生安顿，可是由于他自己不能在山海关多停，所以实际上也不可

能很好地安顿百姓。

从山海关到永平，本来急行军一天就可到达，但是他按照平日行军的速度，走了两天。为的是北京的情况他不很清楚，害怕同李自成的人马突然在北京接战；同时也不愿一下子离山海关太远，万一战斗失败，会进退两难。所以他一面向永平进发，一面不断地派出探马，探听北京消息。

他这次离开宁远，来到关内勤王，并不是真想同李自成决一死战。对于自己人马的实力，吴三桂和周围的官员都很清楚。凭这些人马，能否挡住李自成的大军，他心中毫无把握。可是他不能违背皇上的圣旨，只有入关勤王。另外，他也想到，即使不进关，他在宁远也迟早会站不住脚。自从去年多尔袞扶立皇太极的幼子登基，满洲朝廷曾经互相争权，多尔袞杀了几个有力量的人，将大权操在自己手中。去年秋天，多尔袞已派兵攻占了宁远附近的几座重要军事城堡，使宁远变成了一座孤城。从那时起，宁远形势就空前的险恶。所以，吴三桂之奉诏勤王，放弃宁远，实在也是因为担心宁远不会长久凭守的缘故。

当吴三桂率领宁远将士和老百姓向山海关撤退的时候，宁远附近的满洲人马没有乘机前来骚扰，也没有向他追赶，分明是有意让他平安撤出宁远，顺利进关。当他抵达山海关后，便立即得到探报，说是清兵已经进入宁远城，不费一枪一刀，将宁远拿去了。留在城内的百姓已经入了大清国，也已经按照满洲的风俗全都剃了头发。于是吴三桂明白：从此以后，他在关外就没有退路了。

也正因为如此，他更不敢贸然向北京前进，宁可晚一步，也不要将他的几万辽东将士拿去孤注一掷。同时，为了给自己留条退路，在开往北京的路上，他对山海关的防守事务念念不忘。山海关原有一个总兵官，总兵官下边有一员副将、两员参将，另外还有游击将军等等，但人马只有三四千。高起潜离开的时候，带走了一千人，留下的人马现在统统归吴三桂所属了。他将山海关的人马大

部分带来永平，而留下他自己的亲信将领和五千精兵，镇守山海卫城。他一再嘱咐：山海关必须严密防守。这不仅因为在同李自成的作战中，山海关是他的惟一退路；而且也因为要防止清兵从宁远来夺取山海关。所以他到了永平，仍然对山海关放心不下，派人回去下令，要镇守将领不断派细作探听清兵动静，同时又吩咐让一部分将领的眷属住到城内来，这样既可使眷属得到妥当照顾，又可使将领们下死力守卫山海卫城。

十九日下午，约摸申时，他到达永平城外。住下不久，他立即从知府衙门和自己的探马处获得一个重要的消息，使他大为震惊。原来消息说：唐通已于十六日在居庸关投降，北京三大营的人马也在昌平和北京之间的沙河不战自溃，李自成十七日晚就到了北京城下，北京正受到大顺军的猛攻。他曾经想到唐通不是李自成的对手，但没有料到唐通会不战而降。唐通、白广恩，他都认识，在辽东同清兵作战的时候曾经在一起。白广恩投降的事他也听说了，他没有震动，因为那是在陕西省境内，离北京还远着呢！居庸关却是离北京最近的大门，唐通又是与他同时受封的伯爵，军中派有太监监军。居庸关形势险要，唐通本来可以据险守下去，为什么要将李自成迎进关内？既然唐通投降，勤王人马就只剩下他一支了，变成了孤军。唐通原也是一员名将，不战而降，他吴三桂又有什么办法救援北京呢？

吴三桂正在焦急、忧心，忽然中军禀报：“总督大人从城里来了。”

吴三桂正要同王永吉商议，立刻到辕门去迎接，心里说：“好，来的正是时候。”

明朝习惯，向来是重文轻武。可是如今形势不同了，一则吴三桂已经受封为伯爵，二则兵荒马乱，总督手中没有多少人马，倒要仰承吴三桂的力量，所以王永吉名为总督，实际地位却好像是吴三桂的高级幕僚。他从山海关一天就回到永平，竭力为关宁大军筹

措粮秣，两天来忙碌不堪。同吴三桂见面不久，两个人就开始密谈。谈到北京局势，吴三桂说，唐通不在居庸关据险而守，却不战而降，使他感到不解。王永吉说：

“居庸关守不住，唐通投降，我是早有所料了。唐通手下只有三千人马，经不起谋士和部将的劝说，不投降又有什么办法？如今只有忠臣义士，誓死为君为国，才能在危急时刻为皇上真正出力。”

他的话是鼓励吴三桂不要效法唐通，但不敢明白说出，只好婉转地露出这个意思。吴三桂一听就很明白，说：

“我吴三桂世受国恩，如今离开宁远，全部人马开进关内，宁远百姓也带来了一二十万。我上不能不尽忠报国，下不能对不住我的将士和百姓，惟有与流贼决一死战！”

他说得慷慨激昂，王永吉也深受感动。他们都明白局势已到了最后关头，北京能不能坚守很难说。两人一面谈着一面不由地深深叹息。随后王永吉抬起头来问道：

“伯爷，这闯贼挟二十万众前来，京城危在旦夕，不知伯爷有何上策，以救君父之难？”

吴三桂沉默不语。他很清楚：纵然现在北京尚未攻陷，可是他只有三万人马，如何能对付二十万气焰嚣张的敌人？何况敌人先抵北京，休息整顿，以逸待劳，他贸然前去，岂不是自投陷阱？他只有这点家当，一旦失败，不惟救不了皇上，连他本人以及数万关宁将士也都完了。所以他一时没有主张，低着头不作回答。王永吉又说道：

“伯爷，京师危急，君父有难，正是我辈为臣子的……”

话没有说完，吴三桂忽然抬起头来，说道：“是的，正是我辈为臣子的临危授命之时。当然要星夜勤王，不能有半点犹豫。三桂蒙皇上特恩，加封伯爵，纵然肝脑涂地，难报万一。不管是否还来得及，都得火速进兵。倘能与流贼决一死战，解救京师危险，三桂

纵然死在沙场也很甘心。”

王永吉连连拱手，点头说：“好啊，好啊，伯爷如此慷慨赴国家之难，俟贼退后，朝廷必将给以重赏，以酬大功，而且功垂青史，流芳名于万世。”

吴三桂说：“敝镇在此不敢多停，今夜就挥兵前进。请大人留在永平，火速筹措军饷粮秣，不要使关宁将士枵腹以战。”

王永吉一听说筹措粮秣，就露出来一点为难脸色，说道：“筹措军饷自然要紧，只是如今冀东一带十分残破，粮饷难以足数。然而勤王事大，本辕自当尽力筹措，只要大军到达北京，朝廷虽穷，总可以设法解决。”

吴三桂问道：“以大人看来，我军赶到北京，还来得及么？”

王永吉说：“这话很难说，我辈别无报国良策，也只有尽人事以待天命了。”

吴三桂点了点头，说：“说不定已经来不及了。”

王永吉问：“将军何时起程？”

吴三桂回答说：“我想马上召集诸将会议，然后立即驰赴京师，不敢耽误。会议时务请大驾亲临，对众将指示方略，说几句鼓舞士气的话。”

王永吉说：“好，请将军立刻传令众将议事。”

过了一会儿，参将以上的将领都来参加会议了。这些关宁将领，都已知道居庸关和昌平的守军投降，三大营在沙河溃散的消息。现在来到吴三桂的驻地，都是想听听吴三桂有何主张。他们对于驰援京师，心中都很茫然，所以听吴三桂说明军事形势以后，一个个互相观望，都不做声。

吴三桂等了片刻，只好说道：“关宁数万将士和二十万人关的父老兄弟、将士眷属的身家性命，都系于此战，你们怎么都不吭声啊？”

王永吉也说道：“国家存亡，决定于你们这一支勤王兵。赶得

快,北京有救;赶得慢,北京就很难守了。”

一个总兵官说道:“一切惟伯爷之命是听。”

接着又有两个总兵官说道:“是,是,请伯爷和制台大人下令,要我们进兵就进兵。”

吴三桂看到这种情况,知道将领们对驰救北京都有为难情绪。但是他本人在王永吉面前不能露出丝毫畏怯。否则万一北京能保住,李自成退走了,那时王永吉奏他一本,他就会吃不消。所以他慷慨说道:

“本镇世受皇恩,多年来为朝廷镇守辽东,亲戚故人、部下将士为国丧生的不计其数。如今本镇奉诏勤王,虽然迟了一步,但我们放弃了关外土地家产,抛却了祖宗坟地,孤军入关,所为何来?目前局势虽然险恶,我们只能前进,不能后退。我们后退一步,万一京城失守,我们将成千古罪人。而且流贼一旦占领京师,必然向我们进攻。我们如今已没有多的退路,顶多退到山海关。弹丸孤城,既无援兵,又无粮饷,如何能够支撑下去?所以现在惟望诸君,随本镇星夜奔赴北京,一鼓作气,在北京城下与流贼决一死战,以解北京之围,这是上策。请各位说说你们的意见。”

听了吴三桂这几句话,有人表情激动,但多数脸色沉重,神情忧郁,仍然不肯做声。吴三桂望望王永吉,说道:

“请总督大人训示。”

王永吉心中对驰援北京这件事也是毫无信心,但是他身为总督,奉旨亲催吴三桂火速勤王,所以他不能不说几句鼓舞将领忠君爱国,誓与“流贼”不共戴天的话。将领们听了他的话,显然无动于衷,仍然相对无言。吴三桂面对这种情况,也不再将会议拖延下去,他就将军事重新作了部署,下令半夜动身,向北京迅速进军。留下两千步兵,同王永吉的督标营人马驻守永平,以便在情况不利的时候退回这里,凭着石河,另作计较。

当吴三桂从永平动身的时候,王永吉前来送行,谈话间问起作



战方略,吴三桂说:

“据我估计,李自成必攻西直门或德胜门,此时已经占据地利,以逸待劳。我军如何进击,只能临时再定,现在很难预谋。”

王永吉知道吴三桂心中毫无把握,就向他建议,将一部分人马驻在城外,与敌人对峙,一部分人马开进北京城中,协助守城,城内城外互相声援,较为稳妥。

吴三桂摇摇头说:“关宁人马只能在城外驻扎,恐怕不能进北京。”

王永吉说:“不然,不然。倘若闯贼攻西直门、德胜门或阜成门,将军何不从朝阳门或东直门进入北京?”

吴三桂小声叹了口气,说道:“皇上多疑啊!难道大人还不清楚?崇祯二年,袁崇焕督师去北京勤王,与满洲兵相持在朝阳门外,因为相持日久,疲惫不堪,请求皇上将他容纳进城。皇上疑心他要投敌献城,恰恰遇着有人说他暗与满洲勾结,于是皇上就将他逮捕下狱,后来杀掉了。家舅父当时带兵随袁督师勤王,只好带着自己的部下逃回辽东。这件事我常听家舅父和家父谈起,为袁督师鸣不平。今天难道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么?”

王永吉只好点点头,不再说话了。

吴三桂又接着说:“敌人既然围攻北京,通州地方谅已被流贼攻占。我担心他们以重兵驻扎通州,阻击关宁勤王之师。如果那样,战争就不会在北京城下进行,而是在通州运河岸上打,救北京就更难了。”

两人互相望望,不由地同时叹了口气。王永吉只好说:“请伯爷放心率军起程,后边的事情我自当尽力为之,不过……”

尽管大军在吴三桂率领下,半夜起床,不到四更天气就出发了,好像确实是在星夜勤王。可是出发以后,却按照平常的行军速度向北京走去。

二十日下午,大军到了玉田县。这里谣言甚多,都说李自成已